

卷之二

記按連為書

記

太乙玄徵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  
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為文章精思弗  
得罷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鬚髯與雪鬪潔身  
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  
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  
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  
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蟣蝨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  
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  
以承靈貺臣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  
中應鍾日在于氏地寒以風毋姪七月臣體卽  
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沴制陽肝  
風動搖手牽目瞠謁醫視之謂爲癩癩毒艾炷  
膚其苦莫膺雖脫于虎口筋骸弗疆有牛負軛  
有縛在場力旣弗任田卒蕪荒幸有書一束塵  
齧蠹戕振拂毆剔以佩以藏以啜以嘗以求其

方疲精竭思攻爲文章窮年矻矻恒不知變更  
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  
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臣爲文  
之時獨潛闔廬五官內守形若槩抹凡慮旣澄  
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網緼庶彙彌布  
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笄  
若獸在周法縱健距捷羽曾不得離其範圍及  
夫意暢氣熙與神合機岳盪河翻雷椎霆驅倏  
爾陰合歛然陽施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紵千

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懸金魚饜羞熊蹯  
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絲出則戎士負弩  
曳旗亦不足以喻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獲  
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  
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有  
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濶視無前執筆著書  
動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  
九天董生三策楊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  
若脩若軾若鞏之賢各有論著焜耀後先虎鳳

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蹕盤紆蟬連業之旣專  
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磨研之耔之穫之湘之  
滹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肌  
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  
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頰胡之  
爲象而不知弁冕纓綏之制知糗飯藜羹之爲  
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歛楚豔之爲曲  
而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  
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

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天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卽死無憾太乙愀然不答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芟夢未有知野鹿標枝出出狂狂聖人者出扶弼教基揭我日月燭我冥馗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

淳卦畫閎奇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褒褒鉞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振芟玩其葩藥而何以史遷諸子爲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鬱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遏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銛鏗也中國之采章也四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媚權也佞墓受金是

非舛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慙慙不振是萎蕪也抽青媿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鬯洽筆之於書則可爲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颯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爲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櫝出著左右

揲之掛而扞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旁岷俛俛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十躋或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立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充徵乎濂於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燁溫之未幾學果進

浦陽善應精舍記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

因緣成大蘭若黑風飄船舫流入羅刹國軀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爲貪欲故由貪漸滋蔓業障永不淨我今建梵居皈依大悲入旃蓋及床坐一一盡莊嚴藉是象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旣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屹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聽我所說於一刹那間成此無上道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颯襲人仙華羽客凝神黃宮忽倏然遐征西至離縈之山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玕琪樹多瑤草多嬰垣之英赤蕤而素莖皆生玉榮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腴而長毫其垂屯屯膠膠神麟炎尸之厥容類蚪枳首而六眸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圓若嘉瓠

太灝流晶以靈爲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酣觴  
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以歸藏筮之  
遇乾之離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  
苞西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初有玉壺之象  
焉已而游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  
起谷中散爲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  
躡屐尋之一室皦然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  
年七十餘冠綠瑛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  
出速予往與之楫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

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  
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光忽荒眇緜洞明兩極混  
合上玄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况  
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  
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爲室以圓爲家以虛  
爲質以潤爲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  
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  
乃翁也邪吾向所見灘縈之山翠水之河不其  
涉幻化耶幻隱而真始顯邪仙翁答笑而去問



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雲先主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爲巨擘云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量妙義障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苦海旣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

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

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智  
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  
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  
之是爲瑜珈微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  
玄裝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  
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唐制  
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  
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  
假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

天台國師智顓頌授  
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

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  
之宗隋末頓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  
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  
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  
爲一念圓融其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  
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  
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  
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

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  
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  
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  
行思皆深入其闡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南宗  
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  
義玄玄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  
旁出爲馮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  
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馮  
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

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  
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偃之  
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雖  
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  
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  
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  
本大師良价傳曾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  
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

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  
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  
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脩行蓋  
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  
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有異耳奈何後世  
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  
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  
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

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  
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  
得寂靜大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  
能與神秀同受法于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  
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  
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  
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  
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  
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麓妙各見漸圓互

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止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旣已抵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畧不

相容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餘而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卽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于近代諸

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予為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漫衍若大海杳無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趨矣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真諦三藏則不

然以涅槃等經爲漸華嚴之經爲頓頓漸之外  
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四諦  
緣起爲別般若爲通璽珞梵網爲分華嚴爲滿  
滿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古藏師復立三法  
輪教華嚴爲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爲枝末法輪  
法華爲攝末歸本法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  
也自時厥後以釋迦爲屈曲舍那經爲平道者  
此二教乃江南印之所建也以四阿含爲四諦  
般若爲無相華嚴爲觀行涅槃爲安樂大集爲

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所說也以阿含等  
爲四諦相大般若等爲隱密相華嚴等爲顯了  
相者此三時教乃三藏裝及慈恩基依解深密  
經所立也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爲五乘初  
爲愚法小乘二爲大乘之始三爲大乘之終終  
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爲頓不階等  
級一念弗生卽入覺地五則爲圓一卽一切一  
切卽一是爲真俗互融具是圓滿無礙法門長  
者李通玄又別分爲十時始爲小乘有教爲諸

凡夫繫著世法以爲實有還將有法轡勒彼心  
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深密經和會空有  
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伽明假卽真  
次言維摩卽俗恒真次言法華引權歸實次言  
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際  
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人天三乘  
雖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  
十方菩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  
教相離析尤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

代寧師合禪教秘密而混言之也寧師以諸乘  
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教輪以瑜珈灌頂五部  
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剛智曰密教輪以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提達摩曰心  
教輪其言非不佳而去佛之意益遠矣判教諸  
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爲  
釋子之學者不旣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  
之也原其立教皆爲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  
譬大醫王方便治疾疾有實虛鍼有補瀉隨其



所見因時制之苟執于一為害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甲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為學者懼也今日師久游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大叢林從碩師而受其說聞予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為贈予言贅矣一真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予言贅矣

序俞神君靈蹟

神君姓俞氏不知其名與州里所居相傳唐末時來勾吳主上林里吳姬家以播糞粥笄珥為事出言隱顯不常頗類神鬼語或張蓋行赤曰中必雨否則雨雖甚必霽近楓橋十里所有溪善溢咫尺若千里涉者告病神君釋芒躋擲之後遂涸性喜蓂柳幘間手植園蔬一夕亦盡化為柳異之呼為柳仙人云閱三載忽謂姬曰吾乃柳星之精被謫來人間期滿當逝即逝毋棺我合二甕瘞之山椒他日廟食勿用犧牲為

象

母改母

薦吾將利爾後人也。姬從其言，瘞畢，土人畚山  
火，悞延其家。時方長夏，俄有積雪數寸，覆之人。  
益驚異，相呼作新廟。凡水旱及螟螣害稼，厲鬼  
爲凶，苗咸奔走。神君熙寧中郡守以事謁廟，下  
舉觴奠酒，且再拜。及興觴已竭，復勺中分而亡。  
其半餘酒若墻峙，弗傾。宣和間，方臘作亂，聲搖  
浙東西。惡少年欲嘯衆從之，神君降于巫曰：上  
帝檄吾帥九天神兵破賊，此曹宜速改。弗改，必  
令作齏粉。未幾，人自衢來言賊聞蕭蕭風水聲。

疑有鐵騎百萬自天而下，咸棄戟遁。官軍遂平  
之。紹興初，高宗駐蹕會稽，監察御史婁寅亮銜  
上命請雨致辭未畢，天大雷電，以風雨隨至。神  
君於雨暘若果司之者，他有禱輒應，類此。而烏  
傷大雄二事尤異。十三年夏不雨，諸暨縣令輦  
神君像于大雄佛刹祈焉。始至日，燄燄欲然，少  
則片雲當空，飛雪着瓦，有聲。雪止，雨卽澍，烏傷  
有數豪，右田相環約同請神君。雨一不從，曰：吾  
田幸居中，豈有上下沾潤而弗及者？神君戲之。

獨弗雨其一士張溥隨計上禮部以夢卜得失神君報之驗甚由是遠邇敬畏尊之視天神非齋戒不敢入或御葷肉故慢神君者多嘔血死蓋神君不近腥穢廟前有小澗至今魚鼈不敢入云

史官曰天曆初余在外姻賈氏家見象二龍致雨弗驗卽往號諸神君居亡何雲滃然輿轉旋如車輪雪花飛舞空中已而大雨明日又雨不號神君者雨固弗及也余竊神之及來勾吳聞

薦紳先生言知神君加詳因趨上林謁神君祝史道予至瘞瓮處有樹二章紺澤若新沐世傳昇翁之木所化陰風猶泠泠動人學者多疑於鬼神若考神君之事可不信乎傳言五星之精能下化爲人嗚呼非獨五星然也

少下

碑銘

元故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  
學正入翰林爲書寫改戶部令史出爲江西行  
省掾俄入掾中書用年勞遷寶鈔庫副使階承  
直郎調奉訓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杭爲東  
南一都會臨以省憲二府卒有事左牽右綴若  
未易爬梳君處其間不吐不茹上下藉藉稱之  
曰能吏能吏云海寧潮溢民田廬多沒君憂之

以特牲禱於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闔廬無以居神忍化爲魚鰲宮耶卽爲魚鰲宮神亦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波當帖帖禱畢親沈石水中命健卒千繼之未幾復海爲地陞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監使司判官轉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豫章歲凶民掘野鼠食餓孳橫道因聯裳爲旗執棘矜集城下將爲變衆憚不敢往君單騎出呼曰爾等寧饑死可血死乎我張都事也敢害者

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還言於省臣大發倉廩賑之賴以活者萬數蕭鄧二大姓以武斷自豪州縣踵門受事顏色小異輒縮縮不敢進小民重足立戒毋敢高聲語君嘗捕治于獄聞者刺羊豕相慶曰吾屬臥始安枕矣擢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有八至官一月卽喟然嘆曰顛毛已種種尚可仕弗止乎當從天子丐我婆婆太陰山間以沒餘齒耳遂上休致之請掛冠徑歸越一年卒至順癸酉十月十日

也君藏書數千卷繙閱不輟上馬入公府亦銜  
置袖中人譏以蠹書蟬搖頭笑不應曾祖諤金  
明昌中舉進士登第官至朝請大夫吉州刺史  
聲號赫然祖和抗節不仕父筠以君貴贈奉訓  
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騎尉追封正平縣男元  
配郝氏再配陳氏皆封清河郡夫人子男三曰  
榘早世曰柞奉政大夫紹興路餘姚知州曰棫  
廣州路增城縣尉女二孫男一柞以其年月日  
葬君其山之下銘曰

於戲乎君其仕也振振其止也閭閻是惟有元  
能吏之墳於戲乎君

麗水二賢母墓碣銘

麗水有二賢母一曰周夫人元靜一曰龍泉縣  
君徐淑夫人適同邑林府君侑縣君歸府君之  
子宋鄉貢進士今累贈秘書監丞夫人知攻  
書旁愛道術家言嚴齋戒以事神明奉其姑周  
氏曲盡孝養主饋非鑿御弗之進縣君賢甚養  
夫人亦如之至元丙子江南內附秋九月兵入

括縣君生新州守定老甫六月秘書君急負之  
竄大澤中游騎追及射之遂棄新州馳入民廬  
以終夫人與縣君辟地東山聞變挾媵人間行  
蹤跡之又遇兵磨夫人却而追縣君東行婦姑  
相持慟曰同歸九泉爾終不能苟生也夫人計  
無所出乃號諸神曰神奈何絕我子旣兵死孫  
又棄中野獨一婦存忍使其顛連乎神奈何絕  
我俄而兵目眩似見負裝橐行者持戟趨奪之  
婦姑乃翳灌莽亂走偶過澤一則新州在地弗

怖弗啼媵人愕曰兒在矣兒在矣亟腹以去兵  
旣退技淚跡秘書君收骨還家家已一姑婦相  
依爲命儻舍宇以居瓦罈敗帷澹然能自安縣  
君年始三十三歲說其再行縣君指新州泣曰  
林氏數十世相傳唯此子爾無此子林氏之鬼  
且不血食妾何行如之天若未割林氏幸此兒  
成立異時持酒一觴滴府君冢上土俾鄉人咸  
曰林氏有後妾卽死目亦瞑人義之不敢復言  
新州幼多病二母保護如嬰垣之玉惟恐懷之

新州知二母意亦深自刻厲以文行稱用部使者薦教諭松陽繼擢延祐辛酉進士第四轉而至今官階中順大夫命書焜煌賜贈父母人皆以爲榮初新州在布衣甚貧鄉先生潘架閣弼時方貴盛獨奇新州欲以女歸之長女辭次女妙貞曰從父命爾妙貞遂妻新州荆釵練裳提甕出汲猶窶人然其奉縣君猶縣君之事夫人縣君嬰末疾不良於行或啟或處晝夜恒負以從疾且革刲股雜淖藥以進乃瘳妙貞從新州

宦遊三十年亦累封如夫人生四子瑞天誠祖博通經史諸家之學以廕補官至其階建寧路松溪縣尹彬祖至正乙酉進士累官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似祖癸巳鄉試第一上禮部不第恩授處州路儒學正誠祖子三公慶甲申鄉貢進士慶元路儒學正公庠公廉處州路儒學錄彬祖子三公縉公繹公緩似祖子五公興公質公異公贊公實夫人之父其宋其官縣君之父其宋其官皆括之巨族縣君



壽六十三卒于大德甲辰九月二日夫人年八十一卒于乙巳九月二十二日後縣君屋一歲以丙午七月四日同葬縣西元和鄉之蒲潭嗚呼世多孫子者有之多而又賢則罕也多而又賢者有之賢而能文則罕也賢而能文者有之能文而中進士科則罕也中進士科者亦有之至於連翩起於一門之中則罕之又罕者也原其所以致是果誰之力歟實二賢母造之也譬之藝櫟保之于一髮之微馴至於百圍之大使

支條敷腴而還廕其本根二賢母有功林氏者爲不細是宜揭德墓門以詔林氏萬子孫知有所自銘曰

惟林氏世簪纓時儻囊家懼兵一髮存有遺嬰  
穀哺之訖于成由甲科居專城問四馳穆而貞  
施厥後何繩繩踵前軌振翹英畜之深發必弘  
日焜燿砒以訇蒲之潭妥幽靈廓其潛勒茲銘

元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康里公神道碑銘

代黃侍講

至正元年五月二十有八日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以疾薨于京師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一某月日其子某卽奉柩葬于宛平縣東安先塋之次後十有六年始奉門生楊廸所爲狀不遠五千里俾某勒銘於神道之碑某自退休以來志念凋耗疾病侵凌凡以文來謁者率皆謝絕重念昔嘗待罪太史職在論撰公之行能勞烈實應銘法又不敢以衰耄爲辭謹考次而銘之公諱回字子淵世爲

康里部大人族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定其地故其國人往往來效勲庸以致顯榮若公家其一也曾祖海藍伯贈光祿大夫其官柱國追封河東郡公妣蒙古某氏追封河東郡夫人祖燕真贈推誠寅亮一德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謚忠獻妣金氏追封晉國夫人考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待儀司事贈

純誠佐理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文貞妣寇氏追封魯國  
夫人王氏追封魯太夫人初文貞嘗從許文正  
公游親傳其正學施于有政蔚爲名臣故公自  
幼習聞家庭之訓於經史精微政治得失多所  
研究業旣成以大臣子宿衛禁中成宗嘉其寅  
畏從臺臣之請命公爲集賢學士以年幼辭不  
受大德末復用薦者言擢公朝列大夫太常少  
卿先是膳肉之頒無法臨事多紛紜有力者恒

負之而去公爲立契勘以定其數小大百司依  
數致膳朝廷爲之肅然轉太常卿進階嘉議大  
夫未幾改寺爲院陞公爲使公辭武宗正位宸  
極人情未安乃選藩邸舊臣出使四方以布宣  
威德唯公所歷最遠復命最先上悅深被獎眷  
盜發海濱有梗漕運丞相議設康里衛分鎮其  
地且命公爲寓戶公曰弭盜在用賢不必設衛  
分屯以虛糜廩粟丞相然之事遂寢至大初調  
大司農卿公又以疾辭臺臣以風紀之司不振

奏選廷臣付以持節之任公一日入侍上問及之公對曰中臺表也諸道景也表正則景正陛下宜慎簡正人以鎮中臺次用剛毅有爲者以使諸道則羣有司知畏法矣上曰卿言得之然非卿莫能勝其任卽日除公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公至振肅憲度治劾暴強風采凜凜屬部有婦人以殺夫繫獄獄已具公疑其寃重鞫之乃其夫讎家所殺立破械出婦而坐讎家以刑同列以貪墨相尚而反惡公之獨潔語數侵

公公嘆曰吾安能與若曹抗衡哉寧謹避之耳遂去官居亡何皆以賊敗人服公之先見至大末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御史大夫怙權自尊凡議事自中丞以下皆侍立候顏色莫敢相可否公獨坐與之辨事有不直每執法折之大夫欲變幹勒氏獄及黜知印靜甲以用其私人公咸力爭其非大夫銜公甚及其還朝仁宗問臺臣優劣丞以危言中公上不荅大夫言之不已上怒唾其面出之卽遣中使賜

以上尊復遷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廬州從事以受賕被逮累訊不引伏公一問卽吐實曰其信有罪所不卽伏者以諸使者與其無大相遠或遷延冀苟免耳明公旣至燭下若皦日尚何言遂伏其辜會朝廷遣省臣奉使河南僚佐有誤射飛鶴係禁物者卽上之大官奉使以其不敬劾免之公抗言曰彼誤中禁物已貢京師復何罪奉使代天子南巡舉賢黜邪咨詢民瘼絕不見之事爲顧以執公手曰微子淵多聞吾

言

幾失對矣上憤先朝枋臣舞法不及誅而斃詔法司磔其屍以徇公奏曰斯人元惡萬磔莫贖但時方春初羣彙發育豈爲戮一遺骸以傷天地之和哉上稱善上欲選校人材丞相命百工各舉所知有以宦者子爲者公曰君不見左官楊復光之事乎上重惜名爵雖宰執官階各降一等君乃欲進此鼠輩耶丞相聞公語叱之使出高麗嗣王兄弟弗睦上欲廢其國爲郡縣公曰是不當廢宜遣使諭之使改過自新諭之

不從然後擇其宗室之賢者而立之爾丞相偕公入奏上不聽復叩頭力諍久之乃允留司徒以曹夢炎訟田受賂上怒欲賜之死公曰受賂而按田不實罪准枉法論不至于死丞相入奏如公言上疑其私欲窮建斯議者或遽進曰是回回叅議也上素知公守法律特釋公不問然怒司徒撓法卒殺之公見上上曰朕雖不用卿言知卿之忠也寵遇彌渥湖廣省臣嘗出兵討殺洞酋及以賄敗上欲寘之極刑公曰賊罪應

杖律無置死之科况有功可贖過乎不然適足快夷獠心非御將之良術也卒從公議得以不死會日食上問其故朝臣泛引漢晉事以天道悠遠爲言公對曰日者君象也君不修德則天垂鑒戒方今經理田賦勞師邊境無罪殺楊朶兒只蕭拜住皆足以致天變唯陛下念之上躐其言鎮戍官犯法舊從行中書總制者決罰後改隸樞府事多違忤凡條具機務以國書譯爲奏目前是敷繹多劄切詳緻後簡略不敢盡

言公皆請復其舊公在中書與議天下大事剛正峭直略無顧忌至於進賢退不肖正法術厚風俗之屬與丞相言之尤力丞相嘗稱公有經濟才且謂人曰吾以非才備位宰輔每慚見子淵適有除拜左右闕公在告趨丞相以聞丞相遲之暨公起示以銓目公爲簡去庸懦及有罪者十有二人丞相顧左右曰吾所以遲遲者爲是故也丞相退朝諸佐皆送至私第習以爲常公曰是不過鼓爲諂媚耳均人臣也於禮何稽

儲貳

乎獨不往丞相益賢之英宗崩晉王踐祚時公在京城俄有旨捕斬廷臣公懼其有變卽夜宿中書與大臣定謀天初明就其家執之如縛狐兔無一得脫者泰定初廷議及海漕事公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舒東南民力上可其奏拜太子詹事丞進階中奉大夫公上疏言國  
家之本宜擇正人如贊善王恂諭德劉因者導輔庶幾他日可望三代之治上命妙選東僚屬公舉方正之士以聞儉人有來位公上者遂移

疾而去改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未上陞翰  
林待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公與時相議不  
合辭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進階資德大  
夫以病免歸晉王崩明宗在北藩未至中外危  
疑羣臣會議不決公曰處變異於處常神器久  
虛非國家之福也皇弟宜居攝以防他變衆論  
乃定文宗立拜榮祿大夫宣政院使公上言乞  
沙汰僧道以革游食之弊其所有田宜同民間  
徵輸擢中書右丞倖臣有以利啗公者曰某氏

珍寶田宅咸没入于官吾屬索之宜無不得者  
公正色曰旣入官卽府藏中物尚可覬覦邪况  
官食非貧縱貧亦士之常也其人怒而止太師  
太平王權勢熾燄炙手可熱公視之澹如面折  
廷爭蹇蹇不少貶故大臣多不樂公者謀出公  
于外乃除今官公度爲時不容力辭還第頃之  
聞明宗陟方涕泗交頤不能食自是杜門讀書  
不出者凡數年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夙夜圖治  
方徵用老成而公薨矣爲震悼者久之尋賜鈔



二萬五千緡以恤其家公先配史氏王氏俱前卒無子並封漁陽郡夫人再娶崔氏封齊國太夫人子男五人祐童太中大夫濟寧路總管汝南之袁穎川之陳是已公家自文貞左右兩朝殊績奇勲照耀簡冊公之兄弟起而繼之峻躋華要茂建丕猷益有光于前人至子若孫復克纘承惟謹或以長材出膺郡寄或從科目入屬奉常而今治書侍御史尤以功名自砥礪所至輒烈烈有聲人以象賢稱之詩所謂濟濟多士

書所謂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者非公家之謂歟嗟夫躬親儷美于前而又使嗣人匹休于後非盛德之士不能公實有焉媿之袁陳未足多讓澤流後裔詎有旣邪是宜播之聲詩刻之樂石使來世之士知我朝名臣有如此者不亦揚休無極矣乎銘曰

聖皇御天萬方駿奔秉德宣猷厥有世臣猗康里氏遠昭世序迨于文貞克膺帝輔公起承之奕奕其昌宿衛禁宸日受龍光游典秩宗受膺

先身漢才亥集  
以牘五持使節拜憲屢肅何姦不鋤何汙不澄  
嚴霜之下惡草弗生暨叅廟論正氣莫奪方之  
太阿百剄不折上簡主知選貳宮端袖中諫疏  
言人所難乃候北門乃蒞南國乃宣院政乃登  
丞弼垂紳正笏屹立龍墀決定大疑爲國著龜  
儉任忌之有芒在背俾服大藩出居于外公則  
夷然歸休于家何以爲娛道書平皇朝麗天  
無物不被將詢黃髮以敷至治彼蒼者是胡不  
憇遺一鑑之亡四國之悲公雖云亡公多孫子

益伉其門重珪疊組東安之原馬鬣其封駿發  
爾祥其來不窮河山帶礪勳在盟府史臣勒辭  
永詔千古

故節婦湯夫人墓碣銘

夫人姓湯氏諱潤字妙光處之麗水人奉順大  
夫温州路總管府治中諱全之曾孫忠顯校尉  
贛州路雩都縣尹諱垓之孫敦武校尉温州路  
平陽州判官諱鈞之女年十七適同里葉氏爲  
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諱應咸之冢婦諱珂府君之夫人府君字孟玉  
氣高岸恥席祖父勢自念丈夫非赤手致功名  
不可曰能單騎走京師謁陳司徒司徒方有寵  
于上一見語合謂人曰此吾江南奇少年也亟  
薦爲會福院知印文未完卒年始二十一夫人  
聞之慟幾至隕絕服衰終禮屏脂澤不御寒幌  
青燈唯孤影相照極可念夫人甘焉或懼不能  
堪以言嘗之夫人泣曰妾未亡人旦暮死卽下  
從君子游他固不能識妾心若改俟鐵木出條

枚乃可爾人聞不敢撼葉故右姓郎中實雩都  
之壻於夫人爲世姪夫人周旋尊章間益盡孝  
敬處先後由禮弗忒當府君北上二子士徽未  
晬士綸猶在娠六閱月始生夫人鞠迪之士徽  
能荷家政不失前人尺寸士綸入儒由金華教  
諭補吏七閩漕府移浙中或或有廉名部使者  
索公持節行處州廉知夫人貞狀嘆曰是風教  
所繫不可緩趣州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援  
例辭公罵曰有婦玉潔如此乃欲拘例邪卽爲

按覆以次上中書旌其閭且復役勿事鄉人士  
過焉相指告曰此節婦無忝是門者咨嗟而去  
夫人嫠居三十一年以至正壬辰七月五日終  
春秋四十九孫三士徽子淑信士綸子俊墓在  
元和鄉洪唐葬之日則癸巳某月某甲子葬後  
五年戊戌六月府君之弟宣慰副使琛爲狀羣  
行遣士綸來金華徵予銘銘曰  
北屋可封孰以節揚宅里是旌世道之傷百鳥  
紛紛乃見鳳凰我銘夫人用以戒荒

卷之四